



铁血杀手

王卫旗

朱方旭



浙江文艺出版社

I 242.5 / 38794

铁血杀手

——王亚樵

朱方旭



责任编辑 蔡耀鸣 吉 平(特约)

封面设计 凌瑛如

铁血杀手王亚樵

朱方旭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文一路翠苑新村二区)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375 插页2 字数203000 印数00001—100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292-0/1·278 定 价：3.20元

内 容 简 介

作为斧头党的党魁，王亚樵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叱咤风云，令人闻风丧胆。与杜月笙、黄金荣等青红帮首领不同，王亚樵不贩毒品，不开赌场，却专嗜暗杀气焰嚣张的罪魁祸首：淞沪警察厅厅长、轮船招商局总办、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一个个都成了他的枪下之鬼，就连国民党领袖人物汪精卫、蒋介石、宋子文等人也数度遭到他的暗算，侥幸活命。因此，当时人都称他为“铁血杀手”。

另一方面，这个冷面杀手却也温柔多情，尤其对红颜薄命的弱女子总有一颗火热的心肠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然而，多情却被多情误，最后，他终于中了军统头目戴笠设下的圈套，栽在他热心相助的女人手里。

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是混世魔王？情场赌徒？还是简单的铁血杀手？本书对王亚樵的传奇生涯作了详尽的描述，是非功过，请读者自己评说。

目 录

第一 章 英雄出于草莽

- | | |
|--------|--------|
| 黑虎星下凡 | (1) |
| 血溅庐州书院 | (5) |
| 投身江亢虎 | (11) |

第二 章 初涉上海滩

- | | |
|-----------|--------|
| 蒙面抢匪 | (19) |
| 李少川公馆 | (25) |
| 患难中的恋情 | (29) |
| 夺会馆组织帮会 | (36) |
| “斧头党”威震上海 | (45) |

第三 章 崭露头角

- | | |
|---------|--------|
| 共和厅大闹彩局 | (50) |
| 反贿选风潮 | (57) |
| 击毙徐国梁 | (63) |

第四 章 北伐前后

齐卢之战	(75)
协助北伐	(82)
惩罚夏叙堂	(89)
第五章 加入反蒋阵营	
舞女情	(97)
梅溪山庄谋杀案	(102)
密谋倒蒋	(111)
忠孝难两全	(120)
第六章 职业杀手	
招商局内讧	(139)
刺杀赵铁桥	(139)
与杜月笙较量	(148)
第七章 誓与“蒋公”比高低	
反抗“米照捐”	(162)
庐山刺蒋	(171)
北站刺宋	(182)
第八章 淞沪抗战建奇功	
抗日决死队	(192)
丧钟，在庆典上敲响	(200)
蒋介石“招安”	(212)
第九章 追捕与反追捕的生死搏斗	

谋刺李顿	(219)
智破罗网	(230)
再度“招安”	(240)
瞒天过海	(244)

第十章 东山再起

福州举义	(250)
晨光通讯社	(254)
生离死别	(260)

第十一章 刺杀汪精卫

血溅中央礼堂	(268)
孙凤鸣之死	(276)
顺藤摸瓜	(283)
戴笠受命破案	(291)

第十二章 英雄末路

华克之亡命北上	(301)
余立奎被捕	(305)
路在何方	(309)
余婉君千里“投靠”	(315)
王亚樵之死	(322)

第一章 英雄出于草莽

黑虎星下凡

公元1889年农历正月十五，合肥近郊的王小郢村张灯结彩，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照传统习俗，这天正是元宵佳节。虽然世道艰难，民不聊生，纯朴敬神的乡民们还是遵循着祖传的惯例，家家户户摆起了香、烛、灯、花，准备着天黑闹元宵。

村民王荫堂的家里却是另一番景象，阖家老小都在忙忙碌碌，脸上透着既紧张、又兴奋的神色。主妇梅氏已经怀胎十月，即将分娩，卧室里不时传来她痛苦、惶恐的呻吟声。他的男人王荫堂在房门外的堂屋里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待着。

约莫正午时分，日丽风和的天空忽然起了变化，一团漆黑漆黑的乌云由远处飘来，不偏不倚，正好笼罩在王小郢村的上空。方才还是阳光明媚的村庄，刹时阴沉下来，

仿佛雷雨就要来临。惊讶的村民们纷纷走出家门，一面看天，一面议论纷纷；急着想过节的年轻人更是懊丧不已，以为晚上的灯会要泡汤了。

正在这时，王荫堂的妻子却松出一口气，精疲力竭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一个结实健壮的胖小子降生了，农舍里传出了一阵清脆响亮的婴儿啼哭声。

说也奇怪，这哭声似有惊天动地的魔力，满天乌云刹时间四散开去，消失得无影无踪。王小郢村重又沐浴在初春的阳光里。

村民们在惊喜之余，都对这一奇异的现象发生了兴趣。他们自然而然把突如其来的黑云与王家刚刚降生的大胖小子联系起来，作出了种种猜测。有的说：“初一的娘娘，十五的官”、“黑云送子，必然大贵”，认为王小郢村有贵人降生了；有的则说：“这是黑虎星下凡，不是好兆头。”预言村子里要遭殃了。

两种说法一褒一贬，意见截然相反，但有一点是共同的：王家降生的这个儿子非同寻常，必将有一番不平凡的经历。

议论归议论，王家上下却是一片喜气。王荫堂第一次做父亲，自然格外高兴，他在简陋的农舍里摆了一桌尽可能丰盛的宴席，邀请亲朋好友聚餐，以示庆贺。就在宴席之上，他给儿子取了一个平凡朴素的名字——王亚樵。

与普通的农家子弟相比，王亚樵要幸运一些。父亲王荫堂早年曾进过私塾，接着又跟人学了三年中医，虽然后来因家境贫寒不得不停止学业，毕竟也粗通医道，有了一

门赚钱的行当。靠了行医卖药，王家的生活尚属宽裕。王荫堂因为自己学业无成，便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他发誓要把儿子培养成一个识文断字的读书人，争取功名，光宗耀祖。

因此，王亚樵七岁时便被送进了私塾。这是一种简陋的旧式学校，学习方法无非是死记硬背，学习内容也不外乎四书五经，但就学习中国古典语文而言，这种老式的教育尚属有效。王亚樵不负父望，学习勤奋刻苦也很有悟性，几年以后，他已经能写一手漂亮的八股文章，常为乡邻所称道。当时科举考试尚未停止，一次王亚樵赴县城赶考，成绩名列前十名，很受考官的赏识。王小郢村一时纷纷传说：王家出了个大秀才。父亲王荫堂自然高兴万分。

然而，王荫堂望子成龙的夙愿被清末社会的大变革破坏了。一方面，科举考试被废止，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的好事儿是一去不复返了；另一方面，也是更令王荫堂不安的是，年轻的王亚樵开始受到流行的新思潮的影响，竟与“犯上作乱”的革命党交往起来。

晚清时期，国家主权日渐沦丧，社会政治日趋腐败。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斗争空前高涨，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主张，在有良知、有血性的读书人中广为流传。合肥是革命党人较早活动的地方，王亚樵身临其境，受到这种革命思潮的影响，一腔热血在体内奔涌着。

18岁那年，王亚樵开始设馆教书。那时候他特别崇拜文天祥，一篇《正气歌》令他百读不厌，激动不已，写文

章时便常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勉。他不甘心长期埋没乡间，立志干番事业。不久，他设法到众兴集团防局做了司书，增加了与外界的接触。从小喜欢交朋结友的王亚樵很快结识了一群声气相投的年轻人，他们聚在一起便议论时政，抨击社会的腐败堕落。也就在那个时候，王亚樵有幸与柏文尉、李少川、常恒芳等老同盟会员相识，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他的世界观开始发生飞跃的变化。

“宝剑寻头饮，毛锥得墨飞；
铁臂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王亚樵把这首心爱的诗作抄成条幅，分赠友人。接着，他发起组织了“正气学社”，秘密联络反清人士，开始了革命活动。

王亚樵的活动虽然尽可能地瞒着父亲，但王荫堂耳闻目睹儿子的种种“叛逆”行为，心急如焚。粗通文墨的王荫堂很清楚“犯上作乱”是犯杀头大罪的勾当！儿子每次从团防局回来，他都要苦口婆心地劝说一通，想促其回心转意。然而儿子总是阳奉阴违。在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到了一条老辈们常用的妙计：为儿子择媳完婚，以“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乐窝来拴住王亚樵的心。

王亚樵二十刚出头，长得中等身材，健壮结实，在村里是个讨人喜欢的英俊小伙子。他方方正正的脸盘，浓眉毛，阔嘴巴，给人一种诚实可信的感觉；鼻梁上还架着一副近视眼镜，透着几分文质彬彬的书生气。

亲事很快定了下来，新娘是本村的农家女王淑英。姑

娘虽然没读过书，却也端庄秀丽，贤惠温顺。自古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王亚樵没什么好挑剔的。

结婚那天，王小郢村足足热闹了一番。王家农舍内外，披红挂绿，拥满了贺喜的宾客。还留着长辫的王亚樵，穿起了崭新的长袍马褂，胸前佩戴大红绸花，顺从地扮演着新郎的角色。一阵鼓乐喧天，鞭炮齐鸣之后，花轿抬进了庭院。王亚樵在人们的指引下，解去拦在轿帘前的红绸带。与此同时，早有人按照当地的乡俗在花轿前面铺好了两条红布口袋。两位打扮得体的伴娘随即掀起轿帘，把蒙着头盖的新娘扶了下来，王亚樵按例将红绸带的一头交给新娘，另一头攥在手里，牵着她踩过那两条象征着传宗接代的红布口袋，慢慢走进了堂屋。

王亚樵结婚不久，举世瞩目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血溅庐州书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南方各省的革命党人纷起响应。

由于跟同盟会等进步革命组织缺乏直接的联系，王亚樵没能参加安徽境内的最初几次起义。各地事变的消息不断传来，王亚樵和他的朋友们却只能守在家里干着急，他

们一无经验，二没武器，事到临头便一筹莫展了。

10月30日，由吴春旸、韩衍、陈独秀等人带领的第31混成协第61、62两标新军起义攻打省城；11月5日，皖北“信义会”的张汇稻、管鹏等人，又组织民军在寿州起事。革命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占领了安徽境内的大部分市县，包括离王小郢村只有几十里地的合肥。11月8日，在各地义军的强大压力之下，安徽巡抚朱家宝被迫宣布独立。

消息传来，王亚樵既兴奋又焦急。他再也不能呆在家里了，他决定进城去。草草安顿了一家老小之后，他约了同窗好友王傅柱连夜步行赶到了合肥。

王亚樵迫切希望找到一条投身革命的途径。

事有凑巧，与王亚樵相熟的柏文尉将军被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为安徽都督，不久来到了合肥老家。王亚樵忙拉了王傅柱一起前去拜访。

柏文尉字烈武，仪表堂堂却和蔼可亲，是一位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爱国将领。他早年就读于安庆求是学堂，因为公开痛斥清廷的丧权辱国而被校方勒令退学。他转而考入武备学堂，毕业后被派赴新军南京防营，任第23标管带，从此开始在军队里进行革命活动。1904年，他曾谋刺两江总督端方，未果；翌年，他与陈独秀一起在安徽组织革命团体“岳王会”，并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时，他是新军第9镇23标2营管带。由于他的积极策动，第9镇统制徐绍桢率部起义。随后他又率领起义军攻打张勋、铁良，在占领南京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位革命将领对王亚樵一生的影响至关重要。

当时，柏文尉亲切地接待了两位来访的年轻人。因为是在自己家里，柏文尉身着便装，神情轻松愉快，全无新任都督的架子，他让王亚樵照老习惯，仍旧称呼他“烈武兄”，不必拘泥于官衔。

听明两位小同乡的来意，柏文尉沉吟起来，当时，南北双方的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柏文尉一直忙于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少顾及地方上的事情。出于对王亚樵的好感，他还是答应帮忙，并指点说：“目前时局还不容过分乐观，袁世凯仍然重兵在握，试图负隅顽抗。我们正在集结兵力，准备北伐。你们若有志于革命，不妨去动员民间力量，组织地方武装，进可以配合革命军作战，退可以维持地方治安。到时如果武器上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柏文尉的话给了王亚樵和他的朋友极大的鼓舞，两个年轻人像领了圣旨一样，连夜回乡发动去了。

“正气学社”的同仁们听说有了门路，立刻汇集起来。王亚樵决定立即着手活动，并指定了一个议事地点：大兴集的李文忠祠堂。

李文忠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外孙，以骁勇善战闻名于元末明初之际。他19岁开始领兵打仗，曾数度重创元军，令敌人闻风丧胆。所以安徽人一向视他为江淮地方的英杰，尤其是那些习武练兵的年轻人，更把他当作偶像崇拜。王亚樵选择此地作议事地点，显然有着勉励士气，激发同仁们的爱国热情的用意。

一个寒冬的夜晚，王亚樵邀集了几十个亲朋好友，秘

密商议组织地方武装的事情。一群热血青年聚集在李文忠塑像的神龛之下，几盏昏黄的气灯映照着他们一双双因兴奋而发亮的眼睛。王亚樵也分外激动，方方的“国”字脸上神采焕发，他清了清嗓门，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说：“弟兄们，目前革命军正在准备北伐，彻底推翻满清王朝。我辈素抱反清报国之志，岂能再观望徘徊，错过这个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他扫视了一下祠内的听众，看到四周围都是激奋赞许的目光，才接着说：“我们与柏文蔚都督进行了联系，他要我们发动民众，自己组织地方武装，以便随时响应国民军的行动！”

他的话赢得了一片叫好声，虽然为了保密大家压低了嗓门，那声音却显得格外沉宏有力。会议在一种骚动的气氛中进行下去。青年们兴奋地讨论了地方武装的人员招募、组织机构，武器配备、训练计划等项问题，甚至连如何命名等细节也考虑到了。但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却悬而未决：如何筹集资金。这些热血青年大多数出身贫苦，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

人群中有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名叫李十一，是李鸿章的侄孙。他提议说：我的叔公在合肥有义和、恒升两家当铺和同泰钱庄等财产，一直由总管刘东山经营着。现在革命了，清朝大官僚的财产理应没收，我们可以去找刘东山，要他交出李鸿章的家产。

这是一个颇有诱惑力的想法。谁都知道李鸿章是个大富翁，家资巨万，如果能得到他在合肥的这笔产业，地方武装的经费自然不成问题了。李十一的提议很快被通过，

会议决定翌日便去和刘东山交涉，动员他交出李家的财产。

然而，王亚樵等入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的这一举动直接触犯了当时合肥的实权人物：孙万乘。

孙万乘是个投机革命的野心家。他奉上海同盟会总部之命在合肥建立庐州军政分府后，便开始联络当地上层绅商，赢得了他们的支持。这伙新旧恶势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把持了合肥的地方政权。刘东山正是那些趁机投靠的绅商中的一个，他早就答应“捐出”当铺和银号，帮助孙万乘扩张武力。

集会的第二天，王亚樵带着李十一等人来找刘东山。老奸巨猾的刘东山有孙万乘作靠山，全没把这群毛头小伙子放在眼里。他不动声色，和王亚樵等人虚与委蛇了一番，便把他们客客气气地送走了。过了一会，他却钻进一顶自备的轿子里，偷偷溜到庐州军政分府告发去了。

孙万乘听了刘东山的报告，大为震怒：“这不是要挖我军政府的墙角吗？”正在发迹的新贵岂能容忍几个“草民”的轻举妄动？孙万乘向来心胸褊狭，而且深信“无毒不丈夫”的真谛，他大骂了王亚樵等人一通之后，便叫来副官，两人商议出一条极为恶毒的诡计，当时吩咐了下去。

这天，王亚樵正好去乡间办理招募人员的工作去了，王傅柱、李十一等人则留在李文忠公祠忙碌。一个身穿制服的大兵很有礼貌地送进来一份孙万乘的请柬，邀请他们当晚去军政府赴宴，并有要事相商。

王傅柱等人感到分外高兴，以为他们的活动已引起军

政府的重视，孙万乘要和他们携手合作了。众人一商量，决定多带几个人去赴宴，以壮声威。

不等夕阳西下，一伙年轻人就走上了进城的大路。虽然还是冬天，黄昏的风似乎并不冷，金色的晚霞映照在阡陌纵横的原野上，也把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脸庞映衬得格外生气勃勃、光彩照人。他们迈着轻快的步伐，沿路说笑着、议论着，不知不觉间合肥城已遥遥在望了。

进入市区时夜幕刚刚降临，庐州军政分府设在原先的庐州书院旧址。这是一片传统的庭院式建筑，正面有一座相当高大的门楼，大门两边的石狮子张牙舞爪，煞是威风。一群人来到门口，两个卫兵看了请柬后，脸上漠无表情，挥手让他们进去。走进书院后他们感到奇怪：怎么没有人出来迎接？看看四周围，前庭大院里灰蒙蒙、阴森森的，静得叫人发毛。夜晚的寒风无声地吹拂着墙头上的衰草，只有几棵高大虬曲的苍松古柏上传来几声不吉利的乌鸦鸣叫声。青年们互相望了一眼，都默不作声，虽然心中疑惑，却还是硬着头皮往里面走。

突然，从围墙角落，大树背后闪出了一个灰色的人影，还没等他们看清楚是谁，清脆的枪声已划破了夜空，一排排无情的子弹如雨点般飞了过来，七八个年轻的生命同时倒卧在血泊里，只发出几声低低的呻吟。为首的王傅柱、李十一两人胸前都洞穿了好几个窟窿，他们大睁着一双惊呆的眼睛，至死都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第二天，书院大门口贴出了一张布告，上面写着：王傅柱、李十一等人阴谋与新政府为敌，策动反革命暴乱，